



六家文選卷第三十九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上書

上書秦始皇一首

李斯

良曰史記云李斯楚上蔡人也西說秦王拜為客卿會韓使鄭國來間秦以作溉渠已而

詐覺秦之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王游間耳請一切逐客斯議在逐中乃上書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斯官後始皇帝以斯為丞相及二世信趙高之譖具斯五刑畀咸陽市

善本注同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

銑白吏百官也

昔者

善本無者字

穆

公求士向曰士謂資才也

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

宛

翰曰戎宛小國名

善曰史記曰戎王使由余於秦秦後歸由余繆公又使人間要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史記曰

晉獻公以百里奚為秦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之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欲重贖之恐楚子不許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許與之繆公與議

國事大悅授之國政

迎蹇叔於宋來邲豹公孫支於

晉

善曰史記曰百里奚謂穆公臣不及臣友蹇叔賢而世莫知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左氏傳曰晉邲芮不鄭不豹奔秦又曰秦伯謂公孫支曰夷吾其定乎對曰今其言多忌克難哉杜預曰公孫支秦大夫子桑也

此五子者不

產於秦而

善本無而字

穆公用之并國三十遂霸西戎

翰曰產生也

善曰史記曰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

孝公用商鞅

法

向曰公孫鞅衛人也號為商君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

姓樂用諸侯親服

善曰史記曰獻公卒子孝公立又曰衛鞅西入秦說孝公變法脩刑內務耕稼外勵

戰死之士賞罰三年百姓便之天子致胙諸侯畢賀也

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

治彊

翰曰舉猶開也今秦之治國因此而彊

善曰史記曰衛鞅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又曰衛鞅擊魏公子印封鞅為列侯號

商君印

五剛切 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

北收上郡南取漢中

良曰秦至惠王始稱王張儀魏人也銑曰拔除也上郡地名漢中蜀地名

善曰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君立又曰惠文君八年張儀復相秦攻韓宜陽降之云孝公十年納魏上郡張儀伐蜀滅之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史記云孝公納上郡此云惠王疑此誤也又曰

武王立張儀死武三謂甘茂曰寡人欲通車三川窺周室使甘茂伐宜陽拔之然通三川是武王張儀已死此云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疑此誤也三川韓界也

包九夷制鄢

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

子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

銑曰包兼也九夷蠻夷通稱鄢郢楚都也成臯地名

膏腴良地也壤亦地關東為從關西為衡從者關東六國合而攻秦用張儀之計散敗之而不得合也施惠也

善曰九夷屬楚夷也鄢鄢楚二縣也蓋秦令人據之也成臯縣名周之東境六國韓魏燕趙齊楚也漢書音義文穎曰關東為從史記曰惠王卒韓魏齊楚皆賓

從 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

蠶食諸侯使成帝業

向曰范睢魏人也穰侯魏冉秦相也華陽君芊氏也皆秦之用事者也杜

塞也言如蠶之食葉善曰史記曰孝王卒立異母弟為昭襄王又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

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芊戎為華陽君魏冉為相國范睢說秦昭王言穰侯權重諸侯秦王乃免相國逐華陽君關外春秋保乾圖曰光

閻害蠶食天下高誘淮南子注曰蠶食無餘也此上善本無四君皆以客之功

穆公孝公惠王昭王也以用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此數人者皆非秦人故云客也

善曰負猶累也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弗字納踈士而不善

作弗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疆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岷山之玉有和氏隨字之寶垂明月

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熾廉離之馬建翠鳳之旗

樹靈鯁河之鼓濟曰和氏寶則卞和之璧太阿劍名熾離良

鼓也善曰新序固桑對晉平公曰夫劍產於越珠產於江南玉產於昆山此三寶皆無足而致墨子曰和氏之璧隨侯之珠越絕書曰

楚王召歐冶子干將作鐵劍二枚二曰太阿孫卿子曰熾離蒲梢皆馬名鄭玄禮注曰鯁皮可以冒鼓也此數寶者

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必秦國之所生然後

善本有可字則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

好而趙衛之女不充後庭駿馬馱不實

外殿良曰犀角象牙也馱良馬名廐馬屋善曰周書曰正北以馱馱為獻廣雅曰馱馬屬

不為用蜀之丹青不為采可善本作以飾後宮充

下陳銑曰充滿陳列也善曰下陳猶後列娛心意悅耳目

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傳璣之

珥阿綽老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銑曰以宛珠飾

璠也綽繪帛也出阿縣善曰言以宛珠飾簪以璣傳珥也說文曰珥璠也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繪帛所出者也此解阿義與子虛不同

各依其說而留之舊注既少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

不立於側也

向曰雅化閑雅變化也治美也窈窕美貌美女出於趙也善曰隨俗雅化謂閑雅變化而能隨俗也

也夫擊甕瓦

於叩善本作缶彈箏搏髀而歌鳴

鳴快耳者真秦之聲也

翰曰甕汲瓶也缶瓦器也秦人鼓之以節樂搏擊也髀腿也鳴鳴聲

也善曰說文曰甕汲瓶也說文曰缶瓦器秦鼓之以節樂

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

國之樂也

銑曰桑間地名而鄭衛桑間之樂皆淫樂也韶虞舜樂武象周樂也善曰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

也又曰桑間濮上亡國之音也樂動聲儀曰舜樂曰蕭韶又曰周樂伐時曰武象宋均曰武象象伐時用干戈也徐廣曰韶一作昭字

今棄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

善本

有者何也快意之

善本無當前適觀而已矣

善曰商誘呂氏春秋

注同適中適也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

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而所

輕者在乎民人此非可善本作以跨海內制諸

之術也

濟曰跨據也

臣聞地廣者

大者人眾兵

彊者則士勇是以泰山不

能成其大

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

管子曰海不辭水故其大山不辭土石故

能成其高王者不却眾庶故能明其德

善曰文子曰聖人不讓負薪之言以廣其名

是以地無四方人

善本作

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

降福

良曰率土之內皆為王臣何四方異國之有乎四時交會充於內鬼神歆饗降福於中

此五帝三

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弃黔首以資敵國却賓

客以業諸侯

銑曰黔首民也業事也象莊子注曰資者給齋之謂也

使天下之

士退而不敢西裏足不入秦

良曰言雖裏足以欲游秦而不得入

此所

謂藉寇兵而齎

資盜糧者也

翰曰藉借也寇賊齎遺也善曰戰國策范雎說秦玉

曰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食者也說文曰齎持遺也

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

不產於秦願患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
荅善本作益字讎內自虛而外以樹怨諸侯求國無危
不可得也

上書吳王一首

鄒陽

濟曰漢書云鄒陽齊人也仕吳王濞王以太
子事陰有邪謀陽奏書諫之其事尚隱故不
欲指斥言之故先引秦為喻因言胡越齊淮南
之難然後致其意焉 善曰漢書曰鄒陽齊人也
陽事吳王濞王以太子事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
其事尚隱惡不指斥言故先引秦為諭因道胡越
齊趙之難然
後乃致其意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人不犯

兵加胡越

良曰曲臺秦所居宮名懸衡懸法度也畫地不犯教
令也胡越南北邊之國也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
若漢家未央宮也 善曰三輔黃圖曰未央有曲臺殿如淳曰衡猶
稱之衡也言其懸法度於其上者也 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

權衡以稱輕重
所以一羣臣也

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

容兵

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

銑曰晚節末路謂二世時也
扣擊也函谷關名咸陽秦所
都也 善曰史記曰陳勝字涉陽城人也勝為王號為張楚西擊秦
又曰張耳大梁人也陳勝起斬以耳為校尉廣雅曰據引也言相引
以為
援也

何則

向曰設
問辭

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

翰曰言
苦秦之

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

濟曰胡即匈奴也言胡人馬盛揚塵於野不見鳥獸 善曰史記曰
秦惠主遊至北河徐廣曰戎地之河上也蘇林曰覆盡也言胡上射
飛鳥下盡
地之伏兔

屬轉粟流輸去千里不絕

良曰輦車運輦之車屬及也言
轉輸千里不絕於道此假言吳

與諸國并力為漢所拒胡而實言諸國怨漢與吳連兵北伐於漢耳
故說諸國之心不齊必無成矣下文言其所由也 善曰鄭玄禮記
注曰流
猶行也

何則疆趙責於河間

銑曰趙幽王為高后所幽死
文帝立其長子遂為趙王取
趙之河間立弟辟疆為河間王至子襄王無嗣國除遂欲
求復還河間之地責求也趙大國故云疆也李善同銑注

六齊望

於惠后

向曰惠帝時齊悼惠王入朝呂后欲鳩殺之獻城陽地

光為濟南王此六王之心常追怨惠帝及高后孟康曰高后割濟南

郡為呂王台奉邑又割琅邪郡封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文帝乃立

悼惠王六子為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與呂后善

曰漢書曰文帝閔濟北逆亂自滅盡封悼惠王諸子為列侯後齊文

王薨無子於是分齊為六將閭為齊王惠為濟北王賢為淄川王雄

渠為膠東王卬為膠西王辟光為濟南王也

城陽顧於盧博 翰曰城陽王喜也喜

呂有功本約盡以趙地王章梁地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乃以

城陽郡王章濟北王興居章失職歲餘竟與居誅死盧博與居所治

處喜顧念而思之也 善曰二郡謂城陽章所封濟北興居

所封興居誅死故喜顧念而恨也泰山郡有博縣濟北縣也

南之心思墳墓 濟曰文帝憐淮南厲王不軌遷而失國乃立

賜為廬江王言三子皆望墳墓思 厲王三子於淮南安為淮南王勃為衡山王

其父見遷殺也張晏李善注同 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

不專 良曰言諸國皆有私怨不為吳也今大王不憂其不可若舉

以明矣此陽之微言也孟康曰不專救漢也如淳曰皆自私怨宿忿

不能為吳也 善曰以孟康解其文故言不專救漢如淳解其意故

云不能為吳二說 相成義乃可明也 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

舟青陽 銑曰邯鄲趙都也長沙郡名還聚也青陽水名蘇林曰

曰還舟聚舟也言胡為趙難越為吳難不可恃也 善曰此微同如

淳之說秦始皇本紀曰荆王獻青陽之田已而背責得要擊我南郡

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

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

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 向曰此

斥其事因雜亂其言意者欲以沮吳之計使不舉兵而務隱其言詞

矣越假比吳也輔猶拒也胡比趙也言吳趙欲來伐漢漢必使梁并

淮陽之兵以止吳人之糧漢截西河以拒於趙如此則吳趙各深不

能相濟事則必敗故為大王憂也 善曰大國謂趙也陽假言吳思

助漢今胡越俱來伐之漢雖復使梁并淮陽之兵以遏越人之糧漢

截西河以下而助於趙終無所益故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為大

王患也然其意欲破難吳計雖使當為乃使越人當為吳人輒當為

禦言吳趙欲來伐漢漢乃使梁并淮陽之兵以止吳人之糧漢截西

河以禦於趙如此則趙不得進吳不得深陽惡指

斥故假胡越錯亂其辭自此以下乃致其意焉

臣聞蛟龍驤

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砥善本作節

脩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翰曰言自然相感者也驤舉也龍無翼言翼即鱗也

砥礪也陽將致其意也善曰底與砥同也底礪也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外客游談之士無敢自進於前漢書王莽傳曰游者為之談

說今臣盡智畢議易亦精極慮濟曰言變易精思極盡謀慮也善曰如淳曰

改易精思以謀慮之則無國而不可干善本作奸字飾固陋之心則

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翰曰固陋陽謙詞也裾衣裾也善曰爾雅曰奸求也奸與干同

然臣善本有所以字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

惡臣國而樂吳民也善本無也字竊高下風之行尤說

大王之義良曰言來游於吳已歷數王也自齊至吳度淮十里也下風之行言王之美行及人如風之馳下也高敬

尤甚也善曰新序公孫龍謂平原君曰臣居魯則聞下風高先生之知悅先生之行也故願大王無忽

察聽其至臣聞鷙鳥至向曰忽輕也至謂至鳥累百不如一鶚

夫全趙之時情也鷙鳥鷹之類比諸侯鷙大鳥比天子孟康曰鷙大鵬也如淳曰鷙鳥比諸侯鷙比天子

武力鼎士袷縣服裝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

止幽王之沈患善本作湛患翰曰全謂未分之時鼎士力舉鼎者趙幽王反高后殺之沈沒也服虔曰全

趙趙未分之時應劭曰後分為三也袷服大盛玄黃服也臣瓚以為

鼎士舉鼎之士叢臺趙王之臺韋昭曰高帝子幽王反也吕后殺之

善曰湛今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

王之西也濟曰死士輕義之士盈滿也朝王朝也淮南厲王長謀反廢遷蜀韋昭曰徙蜀嚴道然則計善本作謀字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

其位亦明矣良曰諸專諸賁孟賁皆古勇士也不安其位言燕益於事善曰左氏傳曰吳公子光享王鱄

設諸賁劍於魚中以達抽劍以刺王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狼虎故願大王審畫

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銑曰畫謂畫策向曰寒心銷志見國家多難也不明求衣言早起聽朝也臣瓚以為文帝入關而立以天下多難故乃寒

心戰栗未明而起也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襄儀父

之後翰曰天下已定文帝使東牟朱虛侯東喻齊王嘉其首舉兵

齊相類故引而連之矣應劭曰天下已定文帝遣朱虛侯章東喻齊王嘉其首舉兵欲誅諸呂猶春秋襄邾儀父者也儀父謚也功與深割

嬰兒王之濟曰文帝封齊王六子為王其中有小嬰兒皆厚割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良曰壤子猶愛

帝於骨肉厚也其愛子揖為梁王參為代王武陽王俊梁王揖薨徙武為梁王也益

加也善曰此言文帝之時梁王揖代王參淮陽王武後梁王揖早

薨徙武為梁王也然參揖皆少故云壤也晉灼曰方言梁益之間所

愛諱其肥盛故曰壤者也又方言云璋其肥盛晉書注以璋為諱也

卒什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等哉銑曰什

北王與居聞帝之代乃反使將擊之與居自殺故謂頓也淮南王文

帝弟也流徙之蜀至雍不食而死則謂囚也所以然者由二國有奸

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反耳善曰漢書曰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乃

反棘蒲侯擊之興居自殺又曰淮南王道死雍應劭曰二國有奸臣

如新垣平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

制曰制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向曰今天子景帝也先帝

勢合常道也大臣難知難探測也欲其戒大王弗察臣恐周

慎善曰今天子景帝也先帝文帝也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

期於世矣翰曰新垣平詐言鼎在泗水中云望見東北汾陰有

周鼎終不可得前言豈非象新垣平中言恐周鼎復起下言新垣過

計失國亡由邪臣詐誤故陽引此為諫言王為此謀則吳嗣必不在

於世矣過誤也善注周鼎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兵不

留行濟曰高祖自漢中絕所燒之棧道至雍以灌章邯而破之兵

燒棧道言高祖燒所涉之棧道也史記曰張良收敵善本人之

倦束馳函谷西楚大破濟曰收秦疲倦之兵出函谷關而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

也願大王孰察之銑曰言羽等甚強盛尚見破滅為國家者不可不慎其幾微也孰猶深也孟康曰言國家不可庶幾得之也

於獄上書自明一首

鄒陽向曰陽知吳不可說之從梁孝王游陽為人

等疾陽惡之於孝王孝王怒陽下獄吏將殺之陽從獄上書孝王立出之善注同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

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

翰曰燕太子丹使荆軻往刺秦王使相氣見白虹貫日不徹而畏其事不成如淳曰白虹兵象曰為君象善曰畏畏其不成也列士傳曰

荆軻發後太子相氣見白虹貫日不徹曰吾衛先生為秦畫

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濟曰秦使白起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

先生說昭王益兵為應侯所善事不成故云昭王疑也是時太白食昴昴趙分也將有兵故蝕焉蝕于歷也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

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昴昴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者十

歷之也如淳曰太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論兩主豈

不哀哉良曰變動諭明也兩主燕太子秦昭王也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

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評為世所疑銑曰言左右者不敢斥於王也張晏

曰盡其計議願王知之左右不明不敢斥王也許考三日問之知與前辭同不也是使荆軻衛先生

復起善本有而字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者善本無者

字玉人獻寶楚王誅之向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楚武王武王以為非玉則其右足誅亦刑也

善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下奉而獻之武王武王使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則和左足武王薨成王即位又獻之玉人又

曰石也刑李斯竭忠胡亥極刑向曰李斯忠諫於秦二世

其右足也是以箕子佯狂善曰作狂

名也善曰史記曰始皇以李斯為丞相始皇崩胡亥立斯具五刑者也

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善本無也字翰曰箕子見紂無道佯狂為奴接輿避世之亂亦佯狂

而歌也 善曰史記曰紂淫亂不止箕子懼乃佯狂為奴 願大王

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願大王

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 善曰以其計

與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

鴟夷 濟曰比干彊諫紂剖其心而觀焉子胥諫吳王吳王賜之死

取其屍以鴟夷之革沉之於江鴟夷以皮作鴟形 善曰史

記曰比干彊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又曰子

胥自剖王乃以子胥尸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江中應劭曰取馬革為

鴟夷形 良曰知忠 願大王孰察

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銑曰言人不相

猶新知情若相得傾蓋之間有同故交也 善曰漢書音義曰或神

不相識相知至白頭不相知文穎曰傾蓋猶交蓋駐車者也又曰家

語曰孔子之鄉遭程子於 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

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悅 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之

善本無 事 向曰於期

罪於秦而逃於燕荆軻見於期曰今聞秦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

家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何如於期曰為之柰何

荆軻曰得將軍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見臣臣左手

把其袖右手搃其胷於期遂自剄徐廣曰搃丁鳩切 王奢去齊

之魏臨城自剄 郢 以却齊而存魏 翰曰王奢自齊亡

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苟生以為魏累遂自剄

齊兵遂却 善曰漢書音義曰王奢齊臣也自齊亡之魏齊伐魏奢

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 夫王奢樊於期非新

故也義不苟生以為魏累遂自剄 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而死兩君

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天

下為燕尾生 翰曰蘇秦於天下則反覆無信於燕則出有尾生

之信也服虔曰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

生之信也 善曰史記蘇秦曰尾生與女子

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白圭戰亡六城

為魏取中山 良曰白圭為中山將為亡六城中山君將誅之亡

入魏魏文侯厚之還拔中山也張晏曰白圭為中

山將亡六城殆欲誅之亡入 何則誠 善本作 有以相知也

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 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

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

豈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

季孫之說逐孔子向曰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翰曰宋

論語曰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而囚繫墨翟善曰文子夫以孔翟善本作之辯不能自

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濟曰宋魯竟何則眾口鑠

金積毀銷骨善曰國語冷州鳩曰眾心成城眾口鑠金賈逵曰

骨也故聽讒毀之言骨肉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

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良曰秦穆公取由余於戎

越人子臧而威王宣王所以彊威善曰言齊任子臧故威宣二王

所以彊威史記曰齊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威王卒子宣王辟強立

張晏曰子臧越人也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

哉公聽竝觀垂名善本作當世銑曰奇獨也公聽竝觀

也並觀無偏也尸子曰論是非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

者自公心聽之而後可知也

余子臧是也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

矣善本作也字向曰丹朱堯子而不肖也象舜弟常欲殺舜管叔

蔡叔皆周公弟也流惡言以疑周公周公誅之言此四人於堯

舜周公則為骨肉而不率父兄之德故為讎敵也善曰史記曰舜

弟象教常欲殺舜丹朱堯子讎敵未聞尚書曰周公位冢宰羣叔流

言乃辟管叔于商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

之聽則五伯善本則不足侔而善本無三王易為比

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而不說田常之

賢良善本無良字翰曰五伯齊桓秦穆晉文宋襄楚莊也侔比也

三王禹湯武也濟曰捐棄也燕昭王屬國於子之子之南

面行王事齊國因伐燕燕國君噲死子之亡信可弃也齊田常弑簡

公而立平公以常為相五年齊國政皆歸田常何足悅也善曰史

記曰燕王噲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齊因伐燕燕君噲死子

之乃亡又曰齊田常殺簡公而立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為相五年齊

國政皆歸田常封比干之後脩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

下何則欲善無厭也良曰紂剖比干剗懷孕之婦武王封其後而脩其墓應劭曰紂剗妊者觀

其胎夫晉文公親其讎而彊霸諸侯銑曰讎謂寺人勃鞞為晉獻公伐逐

文公斬其袿文公即位用其言而免呂卻之難遂以彊霸張晏曰寺人勃鞞也善曰國語曰初獻公使寺人勃鞞伐文公於蒲城文公

踰垣寺人斬其袿及入寺人求見於是呂卻與芮畏偪悔納公謀作亂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遽見之伯楚以呂卻之謀告公韋昭曰寺人掌內袿袿也

齊相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銑曰仇謂勃鞞字伯楚

子糾射相公中鉤而相公以為相而一匡天下善曰左傳寺人披謂晉侯曰齊相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論語曰管仲相相公霸諸侯

此之謂也何則慈仁殷勤誠加善本作嘉字於心此不可

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

疆天下而卒車裂之善曰商鞅車裂已見西征賦越越大夫種之

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善史記曰越王句

越平吳以兵北渡淮東方諸侯畢賀稱霸王范蠡乃去遺大夫種書種見稱疾不朝人或譏種作亂越王乃賜種劍而自殺矣

以叔孫敖三去相而不悔於烏陵子仲辭三公

為人灌園向曰孫叔敖楚之處士三為相而不喜知其才得之

相使使往迎子仲子仲與其妻逃去為人灌園也善曰史記曰孫叔敖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三月而相楚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才

也三去相而不悔知其非已之罪也列女傳曰於陵子終賢楚王欲以為相使使者往聘迎子終辭使者與其妻逃乃為人灌園也

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腸善本

見情素善曰戰國策曰蔡澤說應侯曰公孫鞅事孝王竭心謀示情素墮肝膽施德厚

終與之窮達無變善本於士善曰於士所求無所愛惜也則桀之

犬善本作善本可使吠堯而跖善之客可使刺由翰曰墮

盜跖由許由也應劭曰由許由也跖盜跖也韋昭曰言恩厚無不使善曰戰國刁鞞謂田單曰跖之狗或吠堯非其主也吠音吠並同

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濟曰言苟能盡心於人人無有不可

於人人無有不可

使然則荆軻沈善本作湛字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

大王道哉濟曰荆軻為燕刺秦王不成其七族坐之沈沒也吳王將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

而揚其灰要離走見慶忌因以劍刺之應劭曰荆軻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其七族湛沒也張晏曰七族上至高祖下至曾孫善曰呂

氏春秋曰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曰誠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旦加罪焉執其妻子燔而揚其灰高誘曰吳王偽加要離罪燒

其灰也巨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

路眾莫不按劍相眦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

木根柢帶輪囷離奇衣而為萬乘器者何則

以左右先為之容也銑曰眦頤也蟠木曲木也柢本也輪囷離奇屈盤高下也萬乘天子也張晏曰

柢下本也輪囷離奇委曲盤戾也善曰廣雅曰蟠曲也器謂服玩之屬容謂彫飾杜預左氏傳注曰容形容也故無因

而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祗是結怨而

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

向曰德重者人不以為德故也善曰談或為游 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

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

之意翰曰蒙被術法也伊管伊尹管仲也龍逢比干皆忠臣也欲盡忠當世之君而

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

治善本作政字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眦之跡矣善曰小雅曰開達也

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善本無也字翰

曰龍襲因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良曰陶鈞造瓦

器者制方圓大小任其所欲故比之矣張晏曰陶家名模下圓者為鈞以其能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也善曰論語考比識曰引五子

以避俗遠邪殊域莫不向風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眾多之

口善曰聖人不為卑辭所牽蘇秦曰卑辭以謝君眾口已見上文故秦皇帝任中庶子

蒙嘉之善本無信荆軻之說而上首竊發周

以字

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銑曰荆軻既至秦持千金之資

以遺秦寵巨中庶子蒙嘉使為先言於秦王曰燕願舉國為內臣貢職如郡縣謹斬樊於期之首及燕督亢之地圖秦王聞之喜而見軻

軻以匕首擁秦王故謂竊發也周文王獵於渭之陽載太公以歸其國塗遘卒遇若烏鳥之暴集而卒以共成王業也

善曰戰國策曰荆軻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厚遺秦王寵巨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願舉國為內臣如郡縣刺秦王已見上文通俗文曰七首其頭類匕故曰匕首短而便用文

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王遇呂尚西伯遇太公俱為師也

烏集而王善曰漢書音義曰太公望塗遘卒

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議善本作為獨觀於昭曠

之道也向曰拘攣淺近昭曠大明也今人主沈於善本無諂諛之詞

牽於帷牆之制翰曰沈溺也帷牆妻妾所居也善曰漢書

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音義曰言為左右便辟惟牆且妾所見牽制

而不留富貴之樂也濟曰不羈賢才無所拘繫也驥良馬也皁飼牛馬極也鮑焦忿世不用採

蔬於道子貢難之曰既非其世而採其蔬乃弃蔬而立枯於河洛之上善曰不羈謂才行高阜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列士傳曰鮑焦

怨世不用已采蔬於道子貢難曰非其世而采其蔬此臣聞風飾

焦之有哉弃其蔬乃立枯於洛水之上疏即古蔬字也

入朝者不以私污義止礪名號者不以利傷

行善曰尚書注曰砥磨石也論語曰子罕言利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

號朝歌墨子迴車良曰惡有勝母之名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朝朝而歌無所用心故醜之晉

灼曰史記樂書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善曰淮南子曰墨子非樂不入朝歌古有未詳今欲使天下

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
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
伏死堀巖穴善本作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
趨闕下善本有哉銑曰恢廓廣大也誘進脅迫也
上書諫獵一首

司馬長卿

向曰是時天子方自擊熊逐獸相如因上疏諫之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

忌勇期賁育

翰曰孟賁夏育也善曰史記曰秦武王有力士烏獲孟詵皆至大官呂氏春秋曰吳王欲殺

王子慶忌謂要離曰吾嘗以馬逐之江上而不能及孟賁已見上文戰國策范雎曰夏育之勇焉而死

臣之愚暗

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

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

之清塵

濟曰軼才過於眾也駭驚也不存謂勢不可以存也屬車從車言犯清塵不敢指斥之也善曰漢書音義曰

大駕屬車八十一乘車塵言清尊之意也

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功雖有

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施

善本無施字

用枯木朽株

盡為難矣

善曰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以道傳羿羿逢蒙也

是胡越起

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

良曰起轂接軫有如戎狄不遠矣軫

申後橫木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

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檄

渠月之變

銑曰馳行檄

也張揖曰銜馬勒也檄駢馬口長銜也善曰家語子曰汎掃清

路行者必止莊子伯樂曰我善調馬前有飾檄而後鞭策之威而

況乎涉豐草騁丘墟

向曰豐茂騁馳也善曰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呂氏春秋吳為丘

墟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利猶貪也

其為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

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且竊為陛下不

取也

翰曰萬乘天子也

蓋聞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

危於無形

向曰萌始形見也善曰太公金匱曰明者見兆於未萌智者避危於無形

禍故

善本

作固字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者也

銑曰忽輕也

故鄙

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

銑曰懼瓦墮而傷之張揖曰畏攔瓦墮中之也

此

言雖小可以喻大且願陛下留意幸察

上書諫吳王一首

枚叔

濟曰乘為吳王濞郎中濞初怨望將謀逆乘奏書諫不聽遂之梁善曰漢書曰枚乘字叔淮陽人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奏書諫王不納遂去之從梁孝王遊後景帝拜乘弘農都尉卒然乘之卒在相如之前而今在後誤也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

翰曰全謂安全之道善曰史記淳于髡說鄉忌子曰得

全全昌失全全亡

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

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

善曰韓子曰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

而德結史記蘇秦說趙王曰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立為天子誠得其道者也

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

濟曰三光日月星也不絕其明者言舜禹湯武與天合德日月不食五星不亂也善曰不絕其明言合度也高誘淮南子注曰三光日

故父子之道天性也

善曰父子喻君臣也孝經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

避重誅以

善本有置字

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

遺失也

臣乘願披心腹

善本作腹心

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

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

銑曰故進但傷也夫以一縷之

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

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

向曰縷絲縷也三十斤曰鈞不

測言至深不可得知也

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

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

翰曰駭驚也鼓擊手鼓

也鎮壓結續也善曰孔叢子曰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子貢曰今子

士也位卑圖大殆非子之任也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

於無極之高下垂於不測之深傍人皆畏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鎮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

其高墜入于深其危必矣亥曰吾已矣

其出不出間不容髮

言改其過謀脩其改道不可失於今日也蘇林曰臣改計取福正在今日言其微切甚急

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善曰曾子曰律歷迭相治也其間不容髮矣

天變所以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善曰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難仰其上公曰危哉論語猶天之不可階而外反掌言易也孟子曰武丁有天下猶反掌也春秋保乾圖曰安於泰山與日合符

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善曰孫卿子曰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是百舉不陷也

居泰山之安善曰極窮究盡也而欲乘累卵之危走

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顏監曰走趣也人性有

畏其景而惡其迹却背而走迹逾多景逾疾不

如就陰而止景滅迹絕善曰莊子漁父曰人有畏景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逾數而迹疾而

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人勿聞莫若勿

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濟曰景影

於此譬言由抱薪而救火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火則止矣

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相物葉之大加百中焉可

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善曰戰國策蘇厲謂百步之內耳比於

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善曰言養由基所得百中者百步

禍生有胎善曰戰國策蘇厲謂納其基絕其胎禍何

善曰孫卿子曰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是百舉不陷也

善曰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難仰其上公曰危哉論語猶天之不可階而外反掌言易也孟子曰武丁有天下猶反掌也春秋保乾圖曰安於泰山與日合符

善曰極窮究盡也

顏監曰走趣也

濟曰景影

善曰呂氏春秋曰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火則止矣

自來哉善本無泰山之雷力穿石殫極之綆善本作

斷幹翰曰泰水之水雷久而滴穿其石也殫盡也綆索也幹井上

曰紀古綆字殫盡也極之綆幹幹井上四交之幹常為汲者所契傷也水非石之鑽索非木

之鋸漸靡使之然也濟曰靡無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

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銖曰銖權分十參之重也言自銖銖稱之寸寸度之

至石丈必有盈縮差過皆不中也張晏曰乘所轉四萬六千八十銖而至於石合而稱之必有盈縮也石稱丈量

徑而寡失良曰徑疾寡少也若石稱丈量則疾而且易所失又少矣言事大略斷之則定以小智成之則敗也善

曰文子曰夫事煩難治也法苛難行也多求難贍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故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惠也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先而絕

手可擢而拔善本作爪字銑曰三尺曰圍十圍言大也蘖小也搔撥斷絕擢搖也善曰尸子曰千丈之木始若

足易去也莊子曰橡樟初生可抓而絕廣雅曰搔抓也字林曰壯交切據其未生先其未形

也善本無也字向曰言制事在於未發磨龍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

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

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

翰曰為事不已必見其効此所以諫王久為逆謀恐一朝見用矣磨龍砥礪皆磨石善曰賈逵國語注曰龍力公切砥礪已見上文

願善本作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代不易之道

也

上書重諫吳王一首濟曰晁錯為御史大夫定制度削諸王地吳王與諸

國既舉兵反以誅晁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乘復上書說王使罷兵也

枚叔善曰漢書曰吳王舉兵西嚮以誅晁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乘於是復說吳王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去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

笮音昨善本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子容切良曰言秦三面有敵而又能東向以當

六國矣六國韓魏燕趙齊楚關東連兵曰從距至也羌笮夷名善
曰胡戎為難舉兵而却也漢書曰金城郡有榆中縣漢書曰南夷自
嵩東北君長十數祚都
最六國已見上文
六國乘信陵之藉明蘇秦之約

厲荆軻之威銑曰信陵君無忌常率五國兵逐秦至函谷關其
後六國乘藉其力蘇秦又約六國連兵以拒秦燕
復使荆軻以刺秦王善曰漢書音義
曰公子無忌嘗摠五國却秦有地資也并力一心以備秦然

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者善本作
是字何也

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

地兼六國之眾脩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笮此其

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向曰項
羽分秦

地為三而漢全有之故云全秦而盡有六國之眾又脩恩義以撫戎
狄而羌夷來朝比之於秦其地十倍其人百倍過之善曰言地多
十倍民
多百倍今夫讒諛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

義民之輕重國之小大以為吳禍此臣所以為

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

附群牛腐輔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翰曰訾
量也蚋

蚊也蠅蚋固不能害牛也朽肉觸劍徒自斷耳吳之犯漢有類於斯
無事言必敗無成事也腐朽也齒猶觸也李奇曰訾量也善曰說
文曰秦謂之蚋楚
謂之蚊齒猶當也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

之遺約翰曰失職謂削地也
責求先帝約謂本封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

前過良曰三公謂晁錯也錯為御史大夫而言三公者重其事也
前過謂削地也善曰謂誅朝錯也錯為御史大夫故曰三
公是大王之善本無
之字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

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富貴於天子有隱匿之

名而居過於中國銑曰隱匿謂僻在東海也居過中國謂
勝於京師韋昭曰隱匿謂僻在東海夫

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去錯出運行數

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向曰方輸
謂貢萬物

也

清

也錯雜也珍怪寶玩也山東府吳府名也張晏曰漢時有二十四郡

十七王也善曰此言貢獻之多方輸四方更輸錯雜而出也如淳

曰山東吳王之府藏也錯出張云錯互出攻則謂興軍遠轉粟西

行也軍一為運錯出謂四方更輸交錯出獻之而行也

向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濟曰海陵縣有吳太

倉如淳曰言漢京師仰脩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

圈奇免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良曰上林天子苑長洲吳苑名服虔曰吳苑也韋昭

曰長洲在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銑曰曲臺漢宮臺名

臨上路言臺下臨苑路矣朝夕池海也漢宮池小故不如也

張晏曰曲臺長安臺臨道上也蘇林曰以海水朝夕為池深壁

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向曰壁壘軍城也副重也關城函谷峽武等關

淮南吳之所以為固也此臣之所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

歸尚得十半翰曰十中有五得免禍善曰言王早還與十分之中得半安全不然漢知

吳之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

江而下龍襲大王之都濟曰羽林黃頭襲水戰者也掩其不備曰襲都謂吳都廣陵也蘇林曰羽

林黃頭郎習水戰者魯東海絕吳之饗失道良曰魯東海二都也使

善曰吳饗軍自海入河故命魯國入東海郡以絕其道也地里志有魯國及東海郡也

梁王飾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善本作備字榮陽待吳之饑大

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銑曰梁王武也榮陽縣名夫三淮南之

計不負其約向曰三淮南謂淮南王安衡山王賜廬江王勃也及吳楚反皆守漢約不從吳也晉灼曰吳楚反皆

守約不從也齊王殺身以滅其迹翰曰齊王將閭及吳楚反堅守謀欲伐王懼自殺漢書云齊王聞吳楚平乃自殺今乘已言之不知孰誤也晉灼曰齊孝王將閭也楚吳反堅守距三國不從後樂布等

聞初與三國有謀欲伐之王懼自殺一善曰漢書曰齊王聞吳楚平乃自殺今乘已言之漢書與此必有一誤也

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濟曰四國謂三淮南及齊也言不得出於郡也趙王遂發兵應吳漢將鄧寄圍邯鄲故云囚也此事以彰不可掩覆晉灼曰膠東膠西濟北吳

楚臨淄王也發兵應此謀應劭曰漢將鄼寄圍趙王於
邯鄲與囚無異也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掩匿也 今大王

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 良曰吳地方千

十里言王必見制於此地張晏曰吳地方千
里梁下屯兵方十里言王必見制於此地也 張韓將北地弓

高宿左右 銑曰張羽韓安國將北地兵在吳軍之北弓高侯韓

善曰將北地謂將兵在吳軍之北也服虔
曰弓高侯韓頽當也如淳曰宿軍左右 兵不得下壁軍不

得太息 向曰言吳兵
之急壁軍城 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

詣建平王上書一首

江文通 向曰宋建平王景素好事淹隨至南兖州
廣陵令郭彥之得罪連繫州獄淹既上書

景素覽見書即日出之
詣謁也 善注同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 翰曰賤臣鄒衍也事
繫於獄仰天而哭盛夏天為之降霜叩心言恨也 善曰淮南子曰

鄒衍盡忠於燕惠王惠王信譖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為

之降霜春秋考 異郵曰桓公
殺賢吏民含痛流涕叩心也 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堂

善本作臺字齊曰齊庶女少寡無子養姑姑有女欲利母財而殺其
母誣告庶女庶女以冤告天天為雷電齊景公臺也襲及也 善曰

淮南子曰庶女告天雷電下擊景公臺墮海水又出許慎曰庶女齊
之少寡無子養姑姑無男有女利母財而殺母以誣告寡婦婦不能

自解故冤告天司馬
彪莊子注曰襲入也 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

善曰沈約書曰郡縣為封國者內史相並於國主稱臣去任便止世
祖孝建中始政此制為下官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讀樂毅報燕書

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揚雄見屈
原作離騷悲其文讀之流涕 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

不易之行 善曰淮南子文也高誘曰士有同志同德其交接有
一會而分定故曰有一定之論也貞女專一亦無一

心雖有偏喪不須更
醮故曰有不易之行 信而見疑貞而為戮是以壯夫

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 良曰伏死不顧冤之深也此謂
由此 善曰史記曰屈原信而

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法言曰壯夫不為左氏傳曰義士猶或非
之又曰君子曰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李陵與蘇武書曰

足下遭時不遇
至於伏劍不顧 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

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

語乃今知之善曰馬遷悲士不遇賦曰理不可據智不可恃鄒陽書曰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又曰臣始不信今

乃知伏願大王暫是停左右少加憐察銑曰停左右欲其靜察善曰鄒陽

書曰左右不明卒從吏計又曰願王熟察少加憐焉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

韋帶之士向曰言自微賤善曰淮南子曰處窮僻之鄉蓬戶

得志也高誘曰編蓬為戶採桑條為戶樞說苑唐且謂秦王曰大王嘗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伏尸二人流血五步退不飾

詩書以鷲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善曰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氣于天地

與一世而優遊及偽之生飾智以鷲愚設詐以巧上又曰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於是博學疑聖飾詩書以買名譽於天下日

者認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翰曰日者猶頃者認

得謙詞也升降出入於承明闕金華殿謂嘗官於朝廷也善曰漢書帝賜嚴助書曰君賦承明之廬又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上方向

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何嘗不局影疑嚴側身局

禁者也善本作乎字濟曰高影側身皆戒懼也疑堅嚴敬也高禁宮闕之間也善曰詩序曰側身脩行班婕妤好自傷

賦曰應門閉今禁門扃竊慕大王之義復為門下之賓備鳴

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善曰史記曰孟嘗君入秦昭王乃囚孟嘗君謀欲殺

之孟嘗君謀欲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

孟嘗君有一狐白裘入獻之昭王無佗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

對最下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

獻狐白裘至以獻幸姬姬為言昭王孟嘗君得出馳去至關關法雞

鳴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能為雞鳴遂得出之如食頃

追至關已後孟君乃還抱朴子軍術曰大將軍當明察九宮視年在

宮常就三居五五為死三為生能知三五橫大王惠以恩光

行天下司馬遷書曰使得奏薄伎五臣注同顧以顏色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

之分矣銑曰荆軻之燕太子東宮臨池而觀軻拾瓦投毒太子

臂痛耳佩猶荷也荆卿即軻也豫讓為智伯將刺趙襄子而不成襄子責之曰子事范中行氏智伯滅之不為報讎臣事智伯智伯死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讎也讓曰范中行氏以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分分義也善曰鄭玄詩箋曰為光言天子恩澤光耀被及已也曹植豔歌曰長者賜顏色泰山可動移餘注同銑常欲結纓伏劍少

謝萬

一向曰衛太子迫孔惺於廁疆盟之子路曰太子無勇若

路以戈擊之子路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晉侯將殺

廢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淹言願殺身

如此萬中有一以補於王也善曰莊子弇州子曰今於道秋毛之

端萬分未得處一焉剖心摩踵以報所天於紂紂剖其心而觀焉墨子

兼愛摩頂放於踵以利天下放至踵足也所天謂建平王也善曰

鄒陽上書自明曰剖心折肝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利天下

為之劉熙曰致至也左氏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何休曰君者臣之天

不圖小人固陋坐貽

謗毀迹墜昭憲身

限幽固履影弔心酸鼻痛骨良曰墜陷也昭憲明法也

陸機謝內史表曰幽執圜當為誅始詩曰顧占周道中心弔今高

唐賦曰孤子寡婦寒心酸鼻太子丹謂麴武曰令秦王反戾天常每

念之痛入骨髓下官聞虧名為辱虧形次之是以每念

來忽若有遺銑曰虧損遺失也言如有所失善曰尸子曰

至忽然亡生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

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為伍向曰涉歷也伍對也善曰

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呂氏春秋曰行秋令則天多沈陰蔡

雍月令章句曰陰者密雲也沉雲之重也司馬遷荅任少卿書曰身

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也此少卿所以仰天槌直心泣盡而繼之

以血者善本無也向曰少卿李陵字也陵與蘇武書曰何圖志

也言已之恨同於李陵善曰韓子曰卞和乃下官雖乏鄉

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善曰燕丹子夏扶曰士無

鄉曲之譽則未可與論行

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卧於巖石之下翰曰蜀有

君平卜筮

於成都市日閱數人得百錢則閉肆下簾而受老子谷口有鄭子真

耕於巖石下名震京師善曰漢書曰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

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一日裁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

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濟曰蕭朱結綬謂相

善曰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友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西都賦曰承明金馬著作之庭東觀漢記曰建初

元年詔賈逵曰南宮雲臺使出左氏大義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

良曰終軍自請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賈誼曰行臣之計必

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善曰漢書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

南越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闕下又俱啓丹冊竝

賈誼曰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也

圖青史 銑曰漢論功臣定封爵重以丹書之信也啓開也冊書

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有青史子音義曰古史官記事

善曰漢書曰高祖論功定封爵重以丹書之信也啓開也冊書

有青史子音義曰古史官記事

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

刀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磨骨 向曰言毀

銷磨金石之堅善曰左氏傳曰叔向詒子產書曰錐

刀之末將盡爭之鄒陽上書曰衆口鑠金積毀銷骨

遠則直

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 翰曰直不

同舍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郎已去而同舍郎妄意不疑不疑謝有

之買金償之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後漢第五倫字伯魚

補淮陽國醫長從王入朝得會見帝戲倫曰聞卿為吏第婦公不過

從兄飯寧有之邪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實不妄過人食

帝大笑不義謂第婦公不過兄也善曰漢書曰直不疑南陽人為

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已而同舍郎覺妄意不

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范曄後漢

書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舉孝廉補譙國監工長後從王朝京師

得會帝戲謂倫曰聞卿為吏第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耶彼

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實不妄過人食帝大笑也

彼

之二子猶或如是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

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 良曰絳侯周勃

上將後就國有誣告反而下廷尉是謂恥也太史司馬遷為白李陵

而下之蠶室故云名臣之羞蠶室刑人之所善曰司馬遷答任少

卿書曰絳侯誅諸呂囚於清室又曰而僕又茸以蠶室

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

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接輿之賢行歌而

忘歸 銑曰魯仲連為趙却秦軍趙欲封之不受而去接輿佯狂避

世而行歌也善曰司馬遷書曰如僕尚何言哉史記曰秦

使白起圍趙聞魯仲連責新垣衍秦軍遂引去平原

君欲封仲連連謝終不肯受也楚狂接輿已見上文

子陵閉關

於東越仲蔚 尉

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 向曰嚴

光字子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陵餘姚人與光武同游於學光武即位光隱身不見餘姚越人閉關謂不出也張仲蔚扶風人亦隱身不仕杜門與閉關義同扶風秦地也良可知言皆恐患難故去於代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會稽人也與世祖同學及即位變名姓隱身不見趙歧三輔決錄注曰張仲蔚扶風人也少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沒人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

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翰曰鉗口吞舌不言

也匕首劍也殞自殺也善曰莊子曰鉗墨翟之口燕丹子荆軻曰田光向軻吞舌而死何以見齊魯鼻奇

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齊魯莊趙義俠所出也悲歌謂高漸離燕市相和歌趙大夫悲歌慷慨者也

夫悲歌慷慨者也善曰左氏傳子方曰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可辨智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史記荆軻之燕高漸離悲歌擊筑荆軻知而歌於市中又曰趙大夫悲歌慷慨者也方今

聖曆欽明天下樂業良曰聖曆謂天子也曆曆數也欽敬也善曰尚書曰放勳欽明管子曰

天下有道人樂其業青雲浮洛善本作雜字榮光塞河銑曰青雲榮光皆河洛之瑞也

善曰尚書中候曰成王觀于洛河沈璧禮畢王退俟至于日昧榮光竝出幕河青雲浮洛青龍臨壇銜玄甲之圖吐之而去也西

泊臨洮土狄道北距飛狐陽原向曰皆邊名泊距皆至也善曰淮南子

曰秦之時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東至會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飛狐陽原高誘曰臨洮隴西之縣洮水出北狄道漢陽之臨洮也飛狄蓋在代郡飛

莫不浸仁沐義昭景飲醴翰曰言夷皆浸沐天子之仁義景星醴醴泉皆瑞也謂昭景星之明飲醴泉之味昭明也善曰楊雄覈靈賦曰文王之始起浸仁漸義會賢儻智借音攢論語摘輔像曰帝率握炤景飲醴莫莢為曆宋均曰炤景謂景星所炤也而下官抱痛圓

門含憤獄戶濟曰圓門亦獄門抱痛含憤恨之深善曰周禮曰以圜土教罷民鄭司農曰圓土獄城也

一物之微有足悲者良曰凡一微物失其所足可以悲而況人乎善曰家語孔子謂哀公曰

一物失理亂亡之端此思憂則憂可知矣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

冤不愧於沈首鵠善本作鴻字亭之鬼無恨於灰骨銑曰

齊景公田於梧丘夜夢五大夫稱無罪以問晏子晏子曰先君靈公曰五大夫驚獸皆殺之斷其頭而同葬命曰五大夫丘掘而得之五頭同穴公令厚葬故云不愧沈首也交州刺史周敞行部至鳩奔亭夜有婦人來告冤曰妾夫亡妾欲還鄉行至此為亭長所殺埋井中

夜有婦人來告冤曰妾夫亡妾欲還鄉行至此為亭長所殺埋井中

夜有婦人來告冤曰妾夫亡妾欲還鄉行至此為亭長所殺埋井中

夜有婦人來告冤曰妾夫亡妾欲還鄉行至此為亭長所殺埋井中

夜有婦人來告冤曰妾夫亡妾欲還鄉行至此為亭長所殺埋井中

夜有婦人來告冤曰妾夫亡妾欲還鄉行至此為亭長所殺埋井中

夜有婦人來告冤曰妾夫亡妾欲還鄉行至此為亭長所殺埋井中

啟掘之果然言寃得明假使灰粉亦不恨也 善曰晏子春秋曰景公田於梧丘夜坐睡夢見五丈夫倚徙稱無罪公問晏子曰昔先公靈公出畋有五丈夫來驚獸悉斷其頭而葬之命曰丈夫丘命人掘之五頭共孔公令厚葬之乃恩及白骨說苑曰景公畋於梧丘謝承後漢書曰蒼梧廣信女子蘇娥行宿高安鵲巢亭為亭長龔壽所殺及婢致富取其財物埋致樓下交趾刺史周敞行部宿亭覺壽姦罪奏之殺壽列異傳云鵲奔亭

啟

奉答勅示七夕詩啟一首

任彥升

向曰梁武詔昉曰聊為七夕詩五韻殊不近詠歌卿雖訥於言而辯於才可即制付使者

臣昉啟奉勅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緒 俯同不一 託情風什希世罕工

翰曰緒事也俯下也 不一言多也風什謂 篇章也罕少也言遠代以來少有如帝善文如此也 善曰春秋合 誠圖曰黃帝布迹必稽功務法宋均曰近行迹謂功績也春秋保乾 圖曰帝異緒毛詩題曰關雎之什 雖漢在四世魏稱三祖 魯靈光殿賦曰邈希世而特出

濟曰謂武帝雖當漢之四世魏三祖謂武帝文帝明帝也高貴鄉公 詔云昔在三祖故因言祖也此皆有文之主故昉引之 善曰四世 漢武帝也三祖謂魏武文明也魏志高貴 鄉公詔曰昔三祖神武聖德應天受祚

寧足以繼想南風

克諧調露

良曰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克能諧和也四節 不相違謂之調露之樂皆謂帝文章音律若此漢魏

之主不足以繼想耳 善曰家語曰昔者舜彈五絃琴造南風之詩 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 之財兮王肅曰薰風至貌也樂動聲儀曰時元氣者受氣於天布之 於地以時出入物者也四時之節動靜各有分職不得相越謂調露 之樂也宋均曰調露調和致 甘露也使物茂長之樂也

性與天道事絕稱言

銑曰言帝 之性合於

天道不可得而稱也

善曰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 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豈其多幸

親逢日暮

向曰莊子云萬代之後若一遇大聖知其解者若旦 暮遇之也自言多幸而親逢聖人也 善曰左氏傳

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莊子曰萬世 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也

臣早奉龍潛與

賈馬而入室晚屬天飛比嚴徐而待詔

翰曰易云 潛龍勿用

謂帝在齊朝時昉已得承奉也法言云以孔子之門論賈誼外堂相 如入室昉自言彼時已有外堂入室之聲也又易曰飛龍在天謂帝

建梁而登極也漢嚴安徐樂上疏言世務昉自云此時同此二人而待詔矣善曰易曰替龍勿用法言曰若孔門用賦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答賓戲曰泥蟠天飛者應龍之神也漢書曰嚴安徐樂上疏言世務上召見乃拜樂安偕為郎中又曰東方朔待詔金馬門也

惟君知臣見於訥言之日取求不疵表

於辯才之戲 濟曰古人有言知臣莫若君楚文王謂申侯曰惟我知汝余取余求不汝疵瑕也言帝知我訥言戲云辯才也善曰左氏傳君子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論語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者也左氏傳曰初申侯有寵於楚

文王曰唯我知汝汝專利而不厭余取余求不汝疵瑕也裴頠集有辯才論

謹輒牽率庸陋式訓

天獎 良曰庸陋謙詞也式拙速雖效虫鄙已彰 銑曰謂谷附使上也拙速虫鄙皆謙詞也效呈也虫輕鄙小彰露也善曰孫子兵法曰兵聞拙速未睹工之陳琳檄曰虫鄙益著闔纘上詩表曰勞者歌其事

臨啓慙慙女罔識所寘也實置也 謹啓

為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一首 翰曰卞彬太守彬高祖壺永嘉中除著作蘇峻稱兵為尚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峻至東陵口六軍敗績壺乘馬

被甲赴賊二子珍盱見之隨從俱為賊所害贈侍中開府謚忠貞公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卞彬字士蔚官至綏建太守卒濟陰卞錄曰壺字望之永嘉中除著作郎蘇峻稱兵為尚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峻至東陵口六軍敗績壺乘馬被甲赴賊二子珍盱見父去隨從俱為賊所害贈侍中開府謚忠貞公珍音真忍切盱休于切

任彥昇

臣彬啓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勅 善本有脩理臣

亡高祖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壺墳塋

臣門緒不昌天道所昧忠構身危孝積家禍名

教同悲隱淪惆悵 濟曰緒骨也昧不明也忠謂壺死王事謂

夫為之悲傷也隱淪謂徵士程陽也嘗歎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忠

孝之道萃于一門善曰王隱晉書述曰壺及二子死徵士程陽聞而歎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忠孝之道萃於一門可謂賢哉世而說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桓子新論曰天下神人五二曰隱淪

年世留遷孤裔淪塞

銑曰貿易裔嗣淪沈也言年代遷易後嗣孤弱而沈塞也善曰廣雅曰

貿易也

遂使碑表蕪滅丘樹荒毀狐兔成穴童牧

哀歌

向曰言壺墓摧殘若此也表石表也蕪沒也丘墳也狐兔穴其中童兒牧豎登其上而歌也善曰桓子新論曰雍門周

以琴見孟嘗君曰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也

感慨自哀日

月纏迫

翰曰言彬自傷感纏迫急速也因此而增歎也善曰劉公幹贈五官中郎詩曰感慨以長歎陛下

弘宣教義非求效於方今

濟曰弘大宣示也言壺是晉而梁武大示教義故脩理之非求

功效於今也善曰杜預左氏傳序曰弘宣祖業仲長子昌言曰引之於教義說苑曰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

壺餘

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

良曰言壺餘德不滅而彬仕梁代也烈業泯滅也陳力謂入仕也異

代謂梁也善曰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潤之餘烈論語子曰周任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但加等之渥

近闕於晉典

良曰渥厚也諸侯薨於朝會葬之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言壺為晉死王事而不加爵賞故云

闕於晉典善曰左氏傳曰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

推蘇之刑遠流於皇

世

善本作代字銑曰秦攻齊令曰敢有柳下季壟樵採者死此刑又絕今天子脩壺之墓是遠流此代善曰戰國策顏蠹

王曰秦攻齊令曰敢有去柳下季壟五十步樵採者罪死不赦

巨亦何人敢謝斯幸

向曰非分而得

謂之幸言非身所敢謝也

不任悲荷之至謹奉啓以聞謹啓

蕭太傅固辭奪禮一首

翰曰昉為尚書殿中郎父憂去職居喪不能奪禮

知鹽味冬月單衫廬于墓側齊明作相乃起為建武將軍驃騎記室再三固辭帝見其詞切亦

不能奪禮善曰劉璠梁典曰昉為尚書殿中郎父憂去職居喪不知鹽味冬月單衫廬于墓

側齊明作相乃起為建武將軍驃騎記室再三固辭帝見其辭切亦不能奪

任彥昇

昉啓

濟曰昉家集諱其名但云君撰者因而錄之近啓歸訐庶諒窮款奉被

還旨未垂哀察

良曰諒信也款心也還旨謂不許其辭也

悼心失圖泣血

待旦

銑曰言憂感深悼傷也失圖荒迷也善曰左氏傳楚遠啓疆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毛詩曰鼠思泣血尚書曰坐以

待**昉**善本作君字**於品庶示均鎔造**向曰鎔造造化所鎔鑄者也言我於衆類之中微細

示同造化之一物耳**庶**善曰服鳥賦曰品庶每生倉頡篇曰鎔炭鑪所以行銷鐵也**干祿祈榮更爲自**

拔虧教廢禮豈關視聽禮教不堪關於視聽皆謙也**所不忍言具陳茲啓**

曰論語曰子張學干祿言已之所陳但正虧教而廢禮豈敢關白於視聽哉**啓**善曰言事迫情切口不忍言故陳此**昉**善本作君字**往從未官祿**

不代耕翰曰言祿薄也**飢寒無甘旨**

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良曰甘言飲食晨昏定省由飢寒限役廢闕其半**膝下之**

歡已同過隙銑曰言父母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此歡有如駟馬過隙之疾也**几筵之慕幾何**

可憑向曰言神靈依憑几筵三年內能幾何時也**且奠酌外不親如在**

安寄晨暮寂寥聞覓若無主**祭則祭神如神在何所**

所守既無別理窮咽豈及多喻濟曰言爲服喪無別理也窮咽哀泣

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

塗良曰格至也區宇天地也塗道也**是**

若霈然降臨賜寢嚴命銑曰言降臨恩澤霈然如雨

知孝治所被爰至無心向曰如此則是明王孝治天下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也爰於

及匪徒教義翰曰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言以此及人非徒以教義爲化也**錫類所**

善曰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韓詩外傳曰阿谷之女謂子貢曰吾鄙野之人僻陋無心也

善曰毛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善曰呂安答嵇康論曰易了之理不在多喻也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容所薦饋曰奠聲類曰酌以酒祭地也論語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又曰祭神如神在也埤蒼曰闐靜也容服傳曰無主者其無祭主王隱晉書曰傳咸遭繼母憂上書曰咸身無兄弟到官之日哀祭無主

寄也晨暮無人哭臨則寂寥無祭主矣闐空也

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矣左氏傳曰人壽幾何

類

不任崩迫之情謹以

善本作奉字

啓事陳聞

濟白崩迫切急也

謹啓

六家文選卷第三十九

丙午十月望日重雕及涇



